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迟子建 著

逝川



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光。冰面上月光浓厚。我同一去，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然后我把它们拾起来装在桦皮背回去用它来当柴烧。

——〈原始风景〉

I247.7

76



* T 0 3 9 6 8 0 *



5 逝

迟子建 著

川

(鄂)新登字 05 号

逝 川

迟子建 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1.25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60 千字

印 数:10001—20000 册

ISBN 7-5354-1281-5/I·1051

定 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迟子建,女,1964年出生于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曾先后就读于大兴安岭师专中文系、西北大学作家班和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1983年从事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近二百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滚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3)
岸上的美奴·····	(1)
洋铁铺叮当响·····	(51)
麦穗·····	(97)
格局·····	(139)
原始风景·····	(183)
逝川·····	(236)
白雪的墓园·····	(251)
沉睡的大国其国·····	(262)
北国一片苍茫·····	(278)
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	(296)
盲人报摊·····	(312)
庙中的长信·····	(328)
跋:雪中的炉火·····	迟子建(343)
遭遇与情结·····	李师东(346)

岸上的美奴

给温暖和爱意

——题记

围剿马蛤鱼的那些日子，美奴常常到岸边去看船。入秋后，江水凉了，云彩淡了，朝霞却因为迟暮而变得艳俗，一抹又一抹的绯红像标语一样贴在天边，勾起了美奴想往霞光里填一些字的愿望。

美奴看船，其实是为了看船上的收获。谁家打了大鱼，谁家又空空而归，美奴从船泊岸边那一瞬间的船主的脸上便能一眼望穿。有所收获的人表情是平静的，毫无收获的人则掩饰不住沮丧而愁眉苦脸，而大有收获的人则百分之百都眉开眼笑。外地的鱼贩子这时就朝脸上有笑容的船主跑去，递烟、寒暄、奉承，想以低廉的价格把船主彻夜鏖战的成果收购走。但船主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老船主了，新船主们虽然仍不乏纯朴和正直，但更多了一份了解马蛤鱼行情后的慧黠。他们和鱼贩子针锋相对地侃价，直侃得日头白白地升起，照活那一带江水，双方满

意的价钱才水落石出。鱼贩子将一沓钱数好后交给船主，船主也不客气地沾着唾沫再数一遍，然后将钱交到一直躲在身后的老婆手上，由女人仔细把钱收好，这才将船上刚过了秤的鱼装入鱼贩子的麻袋。那鱼折腾到清晨大都已经僵死，但也有一息尚存的，仍然习惯地摆着尾，艰难地翕动着腮，雪青的鱼鳞被阳光照得泛出燃烧般的幽光。

最不幸的要属于雌马鲛鱼了，它们一上岸便首先被人用尖刀剖了腹，从里面涌出一汪汪金红色的鱼子，极似为爱情而落泪的女人的眼。专收鱼子的人就一拥而上，他们相互竞价，终归是由财大气粗的人把那莹莹欲动的鱼子给取走，剩下一具腹中空空的雌马鲛鱼的尸体，这时蚊蚋苍蝇就乘虚而入、各行方便了。

最刺激美奴的莫过于给雌马鲛鱼破腹的那一时刻了。她会敛声屏气地挤在人丛中看着尖利的金属刀怎样刺破鱼腹，鱼皮被撕裂后抖动着向两侧展开，这时鱼腹中的鱼子就赫然显露了，它们用那金红的目光望着美奴，令她有见到棺材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太阳升得更高的时候美奴可以望见江心浅滩中那丰茂的水草了。银白的水鸟常常会突然从里面飞出来，让人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栖息进去的。这时归来的渔船大都靠岸了，鱼贩子乘兴离去，而渔民们也都拴好船回家歇息了。这时的江岸是寂静的，机帆船的轰鸣声消失了，江岸的水泥石墩、长堤和环形铁链成为阳光下真正的静物。

美奴从码头的南岸走到北岸，货场上堆满了集装箱和金灿灿的玉米，一辆吊车正用巨大的铁钳一次次地把玉米装到一艘大船上，那是“青远号”货轮，是她父亲驾驶的货轮。吊车是租用乌克兰的，开吊车的小伙子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美奴仰视

他的时候被阳光刺痛了眼睛。玉米是从各个农场收购来的，它们被装到“青远号”后，将沿着黑龙江到达俄罗斯的玛戈港，然后换装到江海直达货轮，穿越鞑靼海峡运往日本的酒田港。美奴的父亲会一直跟着这些玉米在水上航行。

吊车的铁钳将玉米抛向货轮的时候，一条优美的金色弧线出现了，但它很快伴着玉米垂落的哗哗声而消失。几千吨玉米就是这样渐渐被装上船的。

美奴盼望着装货的速度放慢一些，可那位乌克兰小伙子的工作总是那么兢兢业业，这样，不出一个星期，“青远号”即驶出码头了，这是美奴不愿承受的一个事实。因为父亲会离开家，而她对病后的母亲已经厌倦之极，她不知该如何对付这个与从前判若两人的女人。尽管父亲一再开导她：“美奴，你要有耐心，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美奴已经对她失去信心了。现在她能吃不睡，喜欢耍泼，夜半时常常把父亲赶出她的屋子，她看待美奴的眼神就像看待街上的一条野狗，淡漠而又带着些许隐隐的厌恶。美奴特别不能忍受的是母亲接连几天都问她同一个问题：“你到了嫁人的年龄了，怎么还没男人来找你？”

美奴憎恨城里的那位医生，就是他主刀的那场手术，治好了母亲的头痛，但却使她失去了记忆。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像什么呢？像这些远离家乡将被异国人吃掉的玉米吗？

美奴离开北岸的货场，她朝家走去。路上遇见母亲的一些老熟人，都问她：“美奴，你妈妈她好些了？”

美奴木讷地点着头，低声回答的却是：“我爸爸要去酒田运玉米去了。”

美奴的母亲正在吃早饭，她的刘海濡进粥里，吃咸菜时嘴里还发出吧唧声。美奴的父亲心事重重地翻着美奴小时候看过

的一本小人书，是本穆桂英挂帅的连环画册，见到美奴，他说：“快吃饭上学吧，别迟到了。”

美奴说：“那玉米装得可真快。”

父亲漠然地说：“是吗？”

美奴说：“我想跟着玉米一起去酒田。”

父亲说：“那酒田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吗？”

美奴哀伤地看了父亲一眼，抓起一个馒头背着书包便去学校了。刚一出门她便听见屋里“当啷”一声脆响，不用说，母亲又打碎了一只碗。如果美奴没记错的话，这是她病后失手的第十四只碗了。

二

美奴本不想在课堂打瞌睡的，尤其是在白石文的课上，可她还是不胜倦意趴在桌上睡着了。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她就像伏在一堆干草上一样舒服得不想起来，她正梦见一条鲟鲤鱼，像小船一般大，十几个渔民正合手将它拉向岸边。那时美奴赤着脚，初秋的阳光把岸上的水泥台阶照得很暖和，她就仿佛踩着一幅丝绸。白石文的嗓音总是那么动听：“陈美奴，你该醒醒了。”

美奴就像咬了钩的鱼一样挣扎着浮出水面，这才明白换了另一番天地。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同学们都出操去了，黑板上留下几道作业题，操场上噪音很大的喇叭传来了广播体操的序曲。

美奴心中想着的还是那条鲟鲤鱼，它被拖上岸边后，如果是雌性的，也要面临着被破膛的命运吗？鲤鱼子是黑色的，有人称它为“黑珍珠”，营养价值极高，是飞行员的必需食品。今

年只有两条鲟鲤鱼被打上岸，斤数都不重，一雌一雄。而美奴梦见的这条鲟鲤鱼却显然气派得多了。

“又起大早去看船了？”白石文并没有责备她。

“嗯。”美奴答应着，心中却想，老师怎么知道我去岸上了，难道他也起大早看过船？

“你妈妈她好些了吗？”白石文的鼻尖上有一些细小的汗珠，左手上的粉笔灰很厚，他是左撇子。美奴的妈妈健康时开着一家小酒馆，那时白石文常常在冬日的夜晚去酒馆。

“她今天又打碎了一只碗。”美奴站起身朝玻璃窗外望去，同学们正在做广播体操，她看见刘江故意在踢腿时踹旁边的矮个子一脚，矮个子翘起了一下，仍然坚持做操。

“她会慢慢好起来的。”白石文说：“她不会永远这样的，你要理解她。能不能不让她用瓷碗？铁碗土产日杂商店就有卖的。”

“我爸爸犟嘛，铁碗我都买了，他却偏偏让她用瓷碗。”美奴嘟囔着，“打了两摞瓷碗了，他又买了几摞放在仓房预备着呢。”

“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要让她像过去一样生活。过去她用瓷碗，现在就还得用瓷碗。”美奴转回身，她躲开了白石文的目光，看着他上衣的一颗纽扣，她说：“他老是惯着她，像过去一样，她想怎样就怎样。不过他惯不了她几天了，他就要到日本的酒田运玉米去了。”

课间操结束了，白石文惯常地看看表，嘱咐美奴如果黑板上的题不会做，可以放学后找他补习去。美奴点点头，用橡皮擦掉了上课前她画的课文标题上的一条鱼，那是一条有五行硬鳞的鱼，半月形的嘴，两旁斜生着扁平的须。

黑板上的题是分析句子成分的，共留下五个句子：一、同学们高兴得跳起来。二、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发生在吴镇的一桩

往事吗？三、土豆的学名是马铃薯。四、金黄色的牵牛花绕着篱笆向上爬。五、唱歌的姑娘不小心将花头巾掉到河水里去了。

陆陆续续有一些同学回到教室，美奴心想，第二个句子的“吴镇”是否是“芜镇”的谐音？如果是，这个句子应该被填到那像标语一样鲜艳的早霞里去；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发生在芜镇的一桩往事吗？每天的早霞里最好都要有这句话，它能提醒芜镇的人不要轻易就丧失记忆。

白石文是美奴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从五年级一直跟到了七年级，美奴一直很喜欢听他的课。白石文讲课干脆利索，不像其他老师喜欢用语气助词，啊呢吧嘛吗地没完没了，让人听了直耳鸣；他也不喜欢打手势，他站在讲台上通常是直溜溜的，衣着洁净，不苟言笑，似冷水中匀称端庄而珍稀的一条细鳞鱼。他第一次给美奴上课，美奴便觉得那堂课过得太快了，那天夜里她还梦见了他，他赤脚走在渔场上，阳光将他和鱼照出同样明滑的颜色。以前美奴不喜欢上学，她的学业水平只占中游，但白石文的出现使美奴觉得学校是最妙的去处，只要看见白石文，听见他的声音，美奴便觉得单调寂寞的芜镇生活有了生气。然而最近一年来美奴不敢抬头看白石文了，一看见他的脸尤其是眼睛她就心慌，所以她尽量去看他上衣的钮扣。他惯常穿的米色衬衫的第二粒钮扣已经被美奴看得烂熟于心，那粒柠檬色的钮扣中间有一道豁口，它像条雨丝一样一直滋润着美奴的眼帘。前一段白石文大概消化不良，他在小考巡视经过美奴身边时，她常常能听见他的腹部发出叽哩咕噜的声音，好像有条鱼在里面捣乱，美奴便为这声音而难过，她认为老师的腹部发出这种声音是可耻的。她便把家中晒干的鸡内金偷偷放在白石文宿舍的窗台上，并且用左手写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碾碎后用开水冲服，每日一次，可治疗消化不良。她不希望白石

文发现是她送的鸡内金。结果这一段她没有再听到那种不良的响声了。

美奴一个上午都在昏昏欲睡。第四节地理课时黑瘦的地理老师见美奴趴在桌上旁若无人地睡着，忍不住将一截粉笔甩向她，粉笔头准确无误地弹在美奴脑壳上，美奴激灵了一下，她醒过来，同学们满堂哄笑，她模模糊糊望见黑板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图线，大概是铁路线吧，老师那气汹汹的样子活像被妻子给戴了绿帽子的男人，他的脸色常常使美奴联想到灶房上垂吊着的被烟熏火燎的腊肉。

“陈美奴，你说说京广线经过哪些大城市？”老师问。

美奴站起来时腿有些发软，快到正午了，阳光将书桌照得寡白寡白的，摊开的书页上的每一个字都空前活泛起来，仿佛鱼卵一样飘摇。

“不许看书！”地理老师喝斥。

美奴说：“北京和广州我都没去过，我怎么知道。”

“全世界有很多人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可他们照样是圣徒。”老师一字一顿地反驳。

“我听不懂你的话。”美奴说，“耶路撒冷是外国名字吧？咱们不是还没开《世界地理》吗？”

同学们又一次哄堂大笑，不过这次不是笑美奴，有个男生打着悠长的口哨，美奴一听就知道那是刘江在起哄。

“谁打的口哨？打口哨的站起来！”老师拍着讲台，粉笔灰被拍得白花花地飞起来，老师就像银幕上白点闪烁的旧电影中的悲剧人物一样。

就在他气得颤抖的时候，下课铃声响了。家务活繁重的地理老师只得敛住怒气，夹上教案灰溜溜地回家。

美奴坐在座位上呆呆地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离开教室，最后

只剩下她自己的时候，她趴在桌上嚶嚶地哭了，她的泪珠鱼苗一样柔软地游到手上。耶路撒冷、北京、芜镇，这三个地名在她的心目中只有芜镇是真实的。因为她站在芜镇的土地上，感受着这里的一切：泥泞的散发着猪粪恶臭的小巷、天色向晚便陷入睡梦的人们、西山上的红松以及码头上停泊着的渔船。在美奴的意识中，世界就是芜镇。

“美奴——”

“美奴——别哭了——”

美奴抬起头，她发现刘江不知什么时候又返了回来，他飞快地把一张纸条递给美奴，就溜烟地出了教室。

刘江的字歪歪斜斜的，像地震后的一片危房：今晚八点在码头北岸见，就是给“青远号”装玉米的那个地方。你要是失约，我就把码头下的那条江当成我最后的家。

三

美奴走在岸上，她感觉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喧闹。几条归船泊在岸边，许多人围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他们直着腰议论，说明他们议论的不是鱼，不然他们会频频低头看脚下被捕上来的鱼的。他们的神色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难道又一场渔汛即将到来？

“早起发现时肚子已经跟鼓一样大了。”有个扁脸的男人啐口痰说，“他那……咦喝，怎么泡得跟棒槌一样大？”他瞅了瞅美奴，没再说下去。

美奴的心一惊：难道淹死人了？

美奴停住脚，她瞥见一条死鱼就在她脚边腐烂着，一团苍蝇不厌其烦地叫着。太阳贴着江水腼腆地出现，江面上有了广